

海与毒药

〔日〕远藤周作 著

黄真译



海与毒药



[日]

远藤周作 著

黄真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2909

UMI TO DOKUYAKU

by ENDO Shusaku

Copyright © 1958 The Heirs of ENDO Shusak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ENDO Shusak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与毒药/(日)远藤周作著;黄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080-3

I. ①海… II. ①远…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3354 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于 壮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1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页 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080-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章 海与毒药

引 子

八月，暑意正浓时，我把家搬到了西松原的这片住宅区。虽曰“住宅区”，却不过是地产公司自卖自夸给安上的名头罢了。这个地方，从新宿坐电车过来得花上一个多小时，所以房屋的数量尚是寥寥。

车站门口笔直地横贯着一条国道。此时太阳正热辣辣地照着这条路，路上经常行驶着不知来处、满载砂石的卡车。一辆卡车上坐着一个头上包着手帕的年轻小工，他正唱着一首流行歌。

“出港时的船锚，落泪人拉它不动……”

不愧为男儿身，你笑着卷起锚绳。”^①

每到这时，黄色的尘土蒙蒙地扬起来，等尘埃落定，

① 歌词出自《美空的水手先生》（『ひばりのマドロスさん』），石本美由起作词，1954年由日本歌手美空云雀演唱之后，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曲。——译者注

路的两侧便渐渐现出了几家店面。右边顺排着香烟店、肉铺和药店，左边则是一家面馆和一个加油站。差点忘了，这里还有一家西装店。这家西装店孤零零地立在离加油站五十米开外的地方。为何小店要选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委实不明白。

因为卡车扬尘的缘故，“定制西服”的油漆字和橱窗的玻璃统统都蒙上了一层白色。橱窗后面摆着一个肉色的半身模特，这是一种经常会陈列于某些古怪的卫生博览会的白人男模特。模特的头发被涂成红色，想必当时是想给它弄一层金发吧。这个高鼻梁蓝眼睛的模特，一天到晚都带着谜一样的微笑。

我搬过来的这个月，时逢大旱，无雨的日子，日复一日。面馆和加油站之间的庄稼地处处龟裂，失了水的玉米茎根间，蟋蟀用干渴而痛苦的声音喘息着。

“天热成这样，真想去泡个澡，”妻子说道，“可澡堂实在太远啦。”

听她说，去澡堂得沿着电车站对面一侧的国道走上三百来米。

“澡堂还是小事，就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医生，我可得每个星期打一次气胸^①——”

① 此处指治疗空洞型结核病的“人工气胸疗法”，即向胸腔中注入空气，使之形成气胸，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疗法。——译者注

第二天，妻子出去找了一圈医院。她说，在澡堂附近看到了一块写着“内科”的健保医生^①招牌。去年，我在公司的集体体检时，发现左肺的上叶里有一颗豆粒大小的空洞。幸亏空洞没有粘连在肋膜上，躲过了切除肋骨的劫难。不过在搬来之前，我在经堂的原住处接受了半年气胸疗法，所以搬来之后，我必须马上找到接替治疗的医生。

照着妻子指点的路线，我摸索着来到了那家名叫“胜吕”的医院。夏日的夕阳反射在澡堂的玻璃窗上，大概附近的居民都携家带口地来泡澡了，只听里面隐隐传来冲水的声音和放木桶的声音。在我看来，这可是再幸福不过的声音了。医院夹在澡堂后面一片红熟的西红柿菜地中间，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说是医院，其实不过是间像是借公库^②的钱建起来的灰浆小屋子。屋外未曾见得一堵像样的围墙，唯一一丛被太阳烤得干枯颓丧的褐色灌木将屋子与西红柿地隔开。此时尚是黄昏，却不知为何，屋子外的板窗已经关上了。院子里散落着一只被弄脏的红色童靴，一间破败的狗屋置在门口，里面却没有狗。我按了好几遍门铃，结果谁

① 指日本医疗体系中，对参加了健康保险的人进行诊察的医生。——译者注

② 公库是日本政府全额出资的一种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农业、住宅建设等行业提供融资服务。——译者注

也没有出来。于是我回身走到院子里。这时，板窗被微微打开，一个穿着白色诊褂的男子探出了脸来。

“你是谁？”

“是个病人。”

“你怎么了？”

“想让您给打个气胸。”

“气胸？”

这医生大概四十来岁，却让人觉得有些老气。他一边频繁地用右手摸着下巴，一边木然地盯着我看。或许因为此时夕阳已经照到了我身后，关着板窗的屋里显得异常黑暗，在一片暗影中，这人的脸显得莫名的苍黑而浮肿。

“之前找医生看过吧？”

“是的，我已经打了半年空气了。”

“胸片呢？”

“放在家里了。”

“没把胸片整过来可弄不成。”

医生说完，又把板窗关上了。我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了一阵，屋里却连一丝动静也听不到了。

“真是个古怪的医生，”当晚，我对妻子说道，“真是
个古怪的医生。”

“是因为他对病人还挑三拣四吧？”

“或许是吧，而且他说话也带着奇怪的口音。‘没把胸片整过来’——应该不是东京本地人，是个外地来的医生。”

“总之，你选个合适的日子打好气胸，然后往九州去一趟吧，妹妹九月的婚礼也快到了。”

“嗯。”

但是我第二天以及再后一天都没到胜吕医院去。我左肺里的空气慢慢减少，渐渐地，呼吸变得困难起来，可不知为何，对那位医生的扎针治疗，我总是感到不安。

气胸疗法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将一根草席针^①一般粗细的针管插进侧胸部，针管的一头连着一段胶皮软管，治疗时通过胶皮管往胸部注入空气，从而慢慢把空洞挤压掉。对我而言，这种疗法让我不喜的地方并不是胸腔被插进针管，而是针管插入的地方正好是腋下。腋下平常都是被手臂严密保护着的，每当我张开手臂，等待针管插进去的时候，我的侧胸部位总会莫名地感到一阵冷飕飕的凉气。这凉气里似乎还混杂着因为手臂张开，腋下失去保护而让人忐忑的不安感。

哪怕是之前一直为我治疗的那位医生，我尚且抗拒他为我扎针，换了个新医生，自然使我更加担心了。倘

① 缝制榻榻米时使用的粗针。——译者注

若遇上个手艺不精的人，或许还会招致“自然气胸”^①的突发情况，一旦发生自然气胸，患者就会窒息。一想起从板窗里探出头来的胜吕医生那略显苍黑浮肿的脸，还有那幽暗阴森屋子里的暗影，上那看病的念头就会打消。

尽管如此，时下的情形却不能由我这么使性子。妻妹的婚礼就在半个月之后，地点是九州的F市，我得替代怀了孕的妻子前去出席。双亲亡故之下，妻子是妻妹唯一的亲人。

拿上胸片去一趟吧，下足决心要去的这当间，两三天又过去了。

两三天之后，我才第一次迈进了这里的澡堂。那天是星期六，所以我下午两点就从公司下班回家了。回家路上，一辆从身后赶超我的卡车给我从头到脚蒙了一身白灰。

或许因为时间尚早，只见浴池的池沿上，趴着一个长着狐狸脸的男子，他双手放在池沿，下巴垫在手上。在盯着我看了一阵后，他向我打招呼道：“现在泡澡可是来对了时候哪。”

“嗯？”

① 指因肺一侧的胸膜破损开孔，空气逸入胸膜腔内，压迫肺部，导致疼痛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译者注

“我说，现在泡澡可是来对了时候哪。要是再晚一点儿，洗澡水就要被这附近人家的孩子给糟蹋了。那帮小鬼会在水里撒尿，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走到浴池一角。为了遮住我的身体，我洗起了自己精瘦的胳膊和干瘪的胸脯。一边洗着，这才发现，此人是附近那家加油站的老板。他平时总是穿着一套腰间系皮带的白色作业服，手拿加油的皮管，所以我一下子没认出来。这时，女浴室那边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他大大咧咧地从浴池里走出来，墙上的镜子映出了他狐狸般的面孔。

“哎哟哟。”他说道，接着一屁股坐到了木桶上，开始洗起他的长腿来。

“你来这儿没多久吧？”

“来了一个星期，以后还请您多关照。”

“你干什么工作的，我说？”

“在铁钉批发公司上班。”

“公司在东京吧？从这儿到东京上班的滋味可不好受吧？”

我偷偷地看着他胸间的内衣的白色印痕。他的肋骨略微凸显，却是一副所谓的粗骨架体格。像我这样身体虚弱的男人，总是会不住地在同性者的体格面前抱有自卑感。这位老板的右肩上有一道直径十厘米左右，类似

烧伤的疤痕，伤痕上的肉褶呈现出美人蕉的花瓣一样的形状。

“你老婆该是怀孕了吧？”

“是啊。”

“前几天我看她走到车站那边，一路上可辛苦了。”

“这附近有什么靠得住的医生吗？”

我想打听看看，是否有胜吕医师之外的其他医生。我的胸病且不说，妻子的身体也让我不得不担心起来了。

“胜吕医院不就在这附近吗？”

“那位医生，他的技术可以吗？”

“听说还不赖，不过是个不爱说话的怪医生。”

“是有点怪呢。”

“他从来不在诊费上啰唆半句，就算不给，他也不会吭声。”

“昨天我去了一趟，可门窗都关了。”

“那八成是因为他老婆带着孩子上东京去了。听说他老婆以前是个护士。”

“在这儿住很久了吗？”

“谁？”

“那位医生。”

“好像也不久吧，不过来得比我更早。”

一道灰色的脏水从他脚边流开，他擦拭身体的右手

频繁地朝我的脸的方向撞来。他赤红的肌肉在热水和肥皂的清洗下，变得像细长的气球一样，开始散发出光泽。真是羡慕。刚才他右肩部位的那道烧伤痕迹此时显得白皙而肿胀。

“烧伤吗，这是？”

“什么，这里吗？迫击炮弄的。在中国中部的时候。这可是光荣负伤哪。”

“当时很疼吧？”

“这可不是疼不疼的问题，那感觉就像被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棍猛然‘乓’地一声打在身上一样。你被抓去当过兵吗？”

“战败前——当过一阵。马上就复员回家了。”

“嗯，那你应该不知道中国军队的迫击炮是什么声音吧。那是‘啾、啾、啾’地响。”

我想起了我应召进去的那个鸟取的部队。在内务班幽暗的房间里，坐着好几个像这位老板一样长着狐狸脸的人。当欺负我们这些新兵时，他们又细又长的大象眼睛看上去还带着笑意。那些人现在怕是也在什么地方当了加油站的老板吧。

他往头上抹了抹洗发水，脸朝我转过来，似乎这才看见我苍白干瘪的胸和精瘦的手臂，向我投来一道难以置信的目光。

“你这身板儿，真够瘦的。这样的胳膊可捅不了人，进军队会被筛掉的。我嘛，”他说到一半，忽然打住了，“……不过这指的可不只是我。我们这帮去过中国的，大多都弄死过一两个人。我家店旁边的那家西装店——你应该知道吧——那家老板在南京可大干了一场，他以前是宪兵。”

不知何处的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阵流行歌曲，是美空云雀的声音。女浴室里又响起了孩子的哭声。

我转过身，说了句：“先走了。”这时，换衣间里，一个男子背对着我脱掉了衬衫。是胜吕医生。他眨巴着眼睛朝我瞥了一眼，旋即移开了视线。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前几天的事。午后的阳光照在这位医生的额头上，几颗细小的汗珠浮现出来。我穿过那片西红柿地回家，一路上处处都是蟋蟀干渴的叫声，听着这声音，我感到极度的呼吸困难。

经过西装店门口时，我停下了脚步，因为我想起了加油站老板刚才说的话。橱窗依然沾染着白色的灰尘，店里一个男子正低头踩着缝纫机。他颧骨凸出，眼珠凹陷。这就是那个在南京当过宪兵的人吗？可仔细一琢磨，这也是一副寻常的面孔。鸟取部队的内务班里，我也经常在老兵和战友里见到这种农民相的面孔。

“您有什么事吗？”

“不，天太热了，”我感到一阵尴尬，“真受不了啊。您在干活吗？”

“啊呀！”西装店老板出乎意料地露出了一脸和善的笑容，“这种乡下地方，可实在太委屈您了……”

橱窗里的模特照例浮现着它那空虚的、谜一样的微笑，两只蓝眼睛仿佛专注地凝视着某个地方。

好不容易去了趟澡堂，回到家时却又出了一身汗。妻子双手抱着胀大的肚子，在我边上坐了下来。

“我说，你听说过斯芬克斯吧？”

“问这个干吗？”

“那片玉米地旁边不是有家西装店吗？西装店的橱窗里摆了个模特。夕阳往那边一照，仔细一看那模特的微笑，我就想起了埃及沙漠里的斯芬克斯。”

“别胡思乱想了，早点上医院去吧。”

禁不住妻子絮絮叨叨的叮嘱，当天傍晚，我终于拿着胸片拜访了胜吕医生。医生家的板窗依然关着，院子里的童靴也不出所料地搁在那里，狗窝也还是空空如也。妻子外出的这段时间，胜吕医生大概是自己做饭吧。

无论是屋里还是诊疗室里，都弥漫着一股皮垢般的怪味，不知这究竟是来过的患者留下的体味，还是药物的味道。盖住窗户的白色窗帘，正中间裂了一条缝，大

半部分被阳光炙烤着。我在胜吕医生的诊褂上看见了些微血痕，感到有些不快。

我躺在一张已经裂开了缝的床上。这当间，他眨着眼，把胸片举到齐眼的高度观察了一阵。穿过窗帘射进来的光线照在了他浮肿的脸上。

“之前的医生一般给我注 400CC 的空气。”

胜吕医生没有回答。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装有气胸针的玻璃瓶，检查好针尖的孔洞，套上胶皮管，然后捏起了麻醉注射器。他那生着汗毛的粗手指像毛毛虫一样蠕动着，指尖上还留着黑色的污垢。

“抬起手来。”他低声命令道。

他的手指开始在我侧腹的一根根肋骨之间摸索起来，这是在确认扎针的地方。这触感就像金属一般骤然冰冷。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冷感，而是一种精确和冷酷，他似乎把我当成某种实验物体而非病人来对待。

（这指尖的感觉和之前的医生不一样。）我凭着患者的本能开始害怕起来。（之前那医生的手比这要暖和。）

就在这时，针刺进了我的胸部。我明显地感觉到这根针从我的肋膜和胸廓之间滑了进去。出色的针法。

“唔。”我屏住呼吸。

我这呻吟好像并没传到胜吕医生的耳朵里，他一直朝窗户的方向看着，似乎心思并不在我身上，而是在想